



高爾基選集

幸福

李 靈 譯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幸福

鲁迅著



高爾基選集

幸福

李 豐 譯

原書名: M. Gorky: Selected Works,
Vol. 1 1948, Moscow.

幸 福

著 者 高 爾 基
譯 者 李 靈

編號.654 單.7 (1.5) 90頁 32開 92 000字

一九五四年一月第一版(初1)

上海印 1—7 000

本版印數 7 000冊

定價 6 000 元

• 出 版 者 •

上 雜 出 版 社

上海寧波路六五五號

文豐印刷製版所製版

中和印刷廠印刷

• 版 權 所 有 •

目錄

幸福·····	一
瑪卡爾·邱德拉·····	七
浪漫的人·····	三一
同志·····	六五
老伊哲吉爾·····	七五
契爾卡什·····	一一二

幸福

有一次，幸福是這樣的臨近了我，使我幾乎就要落到它溫柔的掌心裏了。這件事發生在郊遊中。在炎熱的夏夜，一大羣青年圍聚在伏爾加河旁靠近捕小蠓鮫魚的漁人的草地上，吃着漁夫做的魚肉湯，喝着伏特加和啤酒，圍着一堆篝火坐着；爭論着如何更迅速和更優美地改造這世界，直弄到體困神疲後，我們就各自隨心所欲地分散在那割過的草地上。

我伴着一個姑娘離開了那堆篝火，我認為她是聰明而又靈敏的。她有美麗的、烏黑的眼睛。在她的談話中，永遠都吐露着單純的，清晰的真理。這位姑娘總親切地望着大家。

我們慢慢悠悠地並排走着；在我們的腳下，割斷的，被踩踢的草梗咯吱吱地響着，從覆蓋着大地的透明的天空，傾瀉着月光下的醉人的潮濕空氣。

那姑娘深深地呼吸着說：

「真妙啊！像非洲的沙漠一樣，那乾草堆就像金字塔，而且熱得很……」

於是她提議坐在那乾草堆的底下；在濃密得和白晝時一樣的圓圓影子下蟋蟀在叫着，在遠處，有人悲傷地唱着問：

唉，爲什麼你對我變了心呀？

我開始熱烈地和那姑娘談論着我熟悉的生活，還有些連我自己也不明白的事物。但是忽然她輕輕叫了一聲，仰身倒了下去。

那好像是我第一次看見的暈厥，並且有一會兒，我不知所措了，想要叫喊，想要呼救，然而立刻我想起來了，我所熟悉的小說中的彬彬有禮的主人公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做——解開了她的裙帶，短衫，緊身上衣的鈕扣。

當我看見她的胸部的時候，就好像兩個小銀杯被凝結的月光滿照着，傾覆在她的胸脯上——我很貪婪，頭裏冒火，想要吻她。然而，我又克制了這種慾望，一直奔向河那

兒去取水，因爲——根據書本子上所說——小說的聰明作者事先安排下的伏筆中所有的主人公，在這種情況之下，都要跑去取水的，假如發生事端的地方沒有溪水的話。

可是當我從草地上跳着回來的時候，我就像一匹野馬一樣，手裏拿着裝滿了水的帽子，然而她這個病人已經整理好了衣服，把我所弄歪的裝飾一一收拾得齊整，斜倚在草堆旁。

「不要了，」她無精打采地輕聲說，用手推開了我的濕淋淋的帽子……

於是她離開了我向篝火那裏走去。那裏有兩個大學生和一個統計學家高嚷着還是那支十分討厭的歌曲：

唉，爲什麼你對我變了心呀？

「我沒有碰疼了你吧？」我爲着那姑娘的跼蹐不安的沉默而想起這句話。
她乾綑地回答着：

「不。你……不大機靈。可是我當然，謝謝你……」

我覺得她並不是真誠地感謝我。

我不常遇見她，但是自從那次以後，我們更少會面了——不久，她就從那個城市裏一去不返了。約莫四年以後，我又在輪船上遇見了她。

她從伏爾加流域的鄉村來，她原本住在那裏的別墅裏，要進城到她丈夫那兒去，已經懷孕了，美好而安適地生活着——在她的脖子上，有一條很長的金鍊鍊和一個像勳章似的大胸針。她變得更漂亮，更豐滿了些，就像格魯吉亞人在梯弗利斯炎熱的市場上賣的高加索濃郁的葡萄酒袋一般。

「現在，」她說，當我們親切地談着話，回想着過去的時候，「現在我已經結婚了，這一切都不同了……」

傍晚，在河上，反射着燦爛的斜暉；輪船後面的浪痕，像一條紅花邊的寬帶飄向北方的遠處。

「我已經生了兩個孩子，快要生第三個了。」她帶着愛自己事業的巨匠一般的驕傲的聲調說。

在她的膝上，放着一個黃紙口袋，裏面裝着橘子。

「啊，告訴你吧？」她說，她用那黑亮的眼睛親切地帶笑問，「如果那時，在乾草堆旁邊，記得吧，你要……勇敢些……噢——吻了我……我也許給你做老婆了……你不是喜歡過我的嗎？你真怪，去取水……唉，你呀！」

我告訴她我是根據書本子做的，根據我那時奉爲神明的書本子上所說，當一個少女昏倒的時候，你首先給她喝點水，然後才去吻她，等她張開眼睛的時候，她就會喊着：

「哎呀，我在哪兒呀？」

她一下子笑起來，然後意味深長地說：

「壞處就在現在我們老想照着書本子生活，……生活是比書本子更廣泛更聰明的。我的先生……生活一點也不像書……」

她從紙口袋裏拿出了一個橘子，仔細地察看着它，並且皺着眉頭說：

「壞蛋，放了一些爛的橘子……」

她以笨拙的姿勢把橘子丟到河裏——我看見它旋轉着，在紅色的泡沫裏消失了。

「啊，現在，怎麼樣？你仍舊按照書本子上的樣子來生活嗎？」

我沉默着，看着河岸上的沙灘，它被落日的火焰烘染上了顏色；再望着遠處，那金紅草原的空闊。

底朝着天的船躺在沙灘上，像大的死魚一般。在金黃的沙灘上鋪着黯然銷魂的柳影。在片片草地的遠處，有一些乾草堆，堆立如山。我回想起了她的比喻：

「簡直像非洲的沙漠一樣喲，而且那乾草堆就像金字塔……」

那女人剝着另一隻橘子，老氣橫秋地重覆着，好像是在責備我：

「是的，我也許就做了你的老婆……」

「謝謝你，」我說，「謝謝。」

我倒是真誠地謝過了她呢。

瑪卡爾·邱德拉

一股冰冷的濕風從海上吹來了，飛濺的波浪的悲傷曲調和海灘上的灌木林的沙沙聲飄過了草原。疾風時常颳來枯萎的黃葉，並且在營火的閃顫的火焰中急轉着它們。我們週遭的秋夜的陰森顫慄着，然後恐懼地隱去了，曇花一現地在左邊現出了無盡頭的草原，在右邊現出了無垠的大海，在我的對面現出瑪卡爾·邱德拉的人形，他是一個老吉卜賽人，他在看管吉卜賽營幕的馬匹，那營幕設置在離我們坐着的地方五十來步遠。

冷風吹開了他的高加索的上衣，無情地搏擊着他的裸露的毛茸茸的胸脯，他不理會，他以優美有力的姿勢，面向着我躺在那兒，有規律地吸着他的大煙斗，從他的嘴裏和鼻子裏噴出了濃煙，掠過我的頭頂，凝視着草原上的死寂的黑暗，不停地談着話，不止一次地做出動作，以便使他自已躲閃那殘酷的疾風。

「那末你是在浪蕩嗎？那很好！我的孩子，你選擇得很對勁。辦法就是：四處跑

跑，看看世面，當你看過了你想看的一切的時候，躺下死吧——就是這麼回事了！」

「生命？別的人？」他繼續說，對於我抗議他的「就是那麼回事了」懷疑地聽着。

「哼，那件事爲什麼使你苦惱？你不是生命嗎？別的人沒有了你，還活着，所有的人們沒有你，也都在過着他們的生活。你認爲有人需要你嗎？你既不是麵包，也不是棍子，沒有人需要你。」

「你說的是學習和教人嗎？但是你能學會怎麼樣使人民幸福嗎？不，你不能的。不等你談到教人，你的頭髮就變白了。教什麼呢？每一個人曉得他需要什麼。那些比較聰明的人能得到那些可以得到的東西；那些比較愚蠢的人什麼也得不到，但是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學習着。」

「你們那些人是一羣奇怪的人。大家都擠在一塊，互相踩着他們的腳趾，而實際世界上是有很多的空地，」他用一隻手向那草原掃蕩一下，「並且時時刻刻在做着苦工。爲什麼？爲誰？沒有人知道。你看見一個人耕地，並且想着——他在那裏一滴一滴地把他的精力流在土地上，然後他將在那一塊土地上躺下，並且腐朽了。他的身後沒有遺留下什麼，他從他那塊田地裏看不見什麼，並且像他生時一般死去了——一個傻瓜。」

「你是說他生來就是掘地的，並且死時也沒有設法給自己掘一個墳墓嗎？他知道什麼是自由嗎？他對這廣大而燦爛的草原有什麼意見嗎？草原上的音樂能娛悅他的心嗎？他是一個奴隸，從他生下的時候起就是奴隸，做了一輩子奴隸，如此而已！他能爲他自己做些什麼呢？他能做的一切就是把自己吊死，倘如他學到了一點知識。

「現在看一看我，活了五十八歲，我已經看了很多，如果你把它寫在紙上，它會裝滿了一千個袋子，就像你在那裏搞的那種袋子。你問問我看，什麼地方我沒有到過呢？沒有這樣的地方。我到過的地方，你連知道都不知道。那就是生活方式——在這世界上遊逛，如此而已！不要在一個地方長久停留——那一個地方是不值得的！就像日和夜，環繞着世界追逐起來，你不斷地擺脫生活的思想，這樣才不致對它厭倦。一旦你思想起來，你就會厭倦生活的——那是時常發生的情形。我也遇到過，哼！就是這樣，我的孩子。

「我在監獄裏，在加立西阿。我在這世界上爲什麼活着？——我開始發呆了，感覺有些陰鬱——在監獄中是陰鬱的，我的孩子，永遠是非常陰鬱的！我感覺心痛，當我從窗戶望着田野的時候，非常心痛，就好像有人緊握着和絞着我的心。誰能說他爲什麼活

着呢？沒有人能說，我的孩子！並且以此而問自己也是沒有用處的。生活着，如此而已。出去跑跑，四處看看，你就永遠不會厭倦了。那一次我幾乎用我的皮帶吊死了，那是事實啊！

「喔！我有一次對一個人講話。他是一個嚴肅的人，是你們的一個人，俄國人。他說，你一定要生活，不是依照你所要求的那種方式生活着，而是要依據上帝的話。服從上帝，那末他就會給你要求的一切了。他自己是非常窘困的。我告訴他向上帝要一套新衣服。他發怒了，把我趕跑了，嘴裏還罵着。他剛才告訴我，一個人應該寬恕和愛他的同類。倘如我說的話要觸犯了他的權威，他也許會饒恕我的。給你準備了一個先生！他們教你少吃，然而他們自己卻一天要吃十次。」

他向火中吐口痰，接着就沉默了，同時又重裝着他的煙斗。風悲傷地輕輕地號着，馬在黑暗中嘶鳴，「瑞木卡」音調的柔和而熱情的旋律，從吉卜賽人的帳幕中飄出來了。瑪卡爾的女兒——美麗的奴卡，正在唱着。我熟悉她那深沉的喉音，那聲音總表現得非常奇異，不滿和傲慢，以致不知道她是在唱歌，還是在說「日安」。她那黧黑的溫熱的蒼白的面孔，表現出了王后的傲慢的神色，她那黑褐色的眼睛的深深的水池閃耀着她對

她的不可抗拒的美麗和輕視她身外一切的感受。

瑪卡爾拿出了他的煙斗。

「抽一斗煙吧！她唱得很好，那個姑娘，呢？我得這末說！你願意有那樣一個姑娘愛你嗎？不？那是對的！永遠不要相信姑娘們，並且要避開她們。姑娘們認爲接吻比我吸煙斗更要優美和有趣，然而你一旦要吻了她，你就和你的自由告別了。她會用看不見的繩索把你綁在她身上，那繩索使你永遠掙脫不開，並且你將要把你的靈魂放在她的腳下。那是事實！謹防着那些姑娘們喲！她們全是說謊的人！她會說她愛你甚於世間的一切，然而你祇要用針刺一刺她，她就會使你的心破碎了。我對她們這類的人知道得很多，我知道得很多！喂，我的孩子，你願意要我給你講一個故事，一個真實的故事嗎？如果你能記住它，儘量把它記住吧，那是一隻自由的鳥，你一生就是這樣。」

「從前有一個年青的吉卜賽人，名字叫洛伊柯·左巴爾。所有匈牙利人，波希米亞人和斯洛伐尼亞人以及海邊上所有的人，每一個人都知道他——他是一個好樣的孩子！那些地方的每一個村莊，都有六七個居民向上帝發誓，他們要殺死他。但是洛伊柯繼續活着。如果他幻想着一匹馬，左巴爾就會騎在那匹馬上跳動着，即使你準備一團兵士守

衛着它！啊！他不怕任何一個人，也許吧！怎麼，如果魔鬼的王子帶着他所有的人來到他那裏，他也許不會把一把小刀刺在他的身上，他一定會巧妙地咒罵他，並且把那羣人都罵跑了——你可以相信我的話！

「然而所有的吉卜賽人的帳幕都知道他，或則聽說過他。他所喜愛的就是馬，沒有別的了，即使這個也不持久的——他會騎一騎那些馬，於是就賣掉了，誰向他要錢，他就把那錢給誰。什麼東西他都不珍愛——如果你要他的心，他就把它從他的胸中撕出來，獻給你，祇要那使你快樂。他就是那種人，我的孩子！

「我們的旅行隊當時在布柯維納流浪着——那大約是在十年之前。有一次，在一個春夜，我們圍坐在一起——我自己，在柯梭斯麾下打仗的達尼洛，老奴爾和所有的別人，以及達尼洛的女兒拉達。

「你認識我的姑娘奴卡吧，你不認識嗎？她是一個美麗的少女啊！哼，你不能把她和拉達相比——太偉大的榮譽了！沒有任何的言詞可以描寫拉達那姑娘。也許她的美麗能在小提琴上表現出來，即使那樣，祇有一個像熟悉自己的靈魂那樣精於小提琴的人才表現出來。